

天容

德國海涅原著
段可情譯
世紀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2944B

新 春



~~160890~~⁶

1828—1831 年間	原稿
1928 年 六 月	譯稿
1928 年 六 月	付排
1928 年 七 月	初版

1 — 2000 册

版 權 所 有

每 册 實 價 大 洋 二 角



序 詩

在畫像陳列室中，
君常見一人之容，
出發欲待赴戰場，
戎裝手掣盾與槍。



愛神态戲弄，
盜去刀與槍，
束彼百花練，
彼亦怒相向。

這親切的阻欄，
我圍繞着痛苦與歡喜，
他們要應時而戰，
在這時代大戰之間。

[1]

213041

1.

坐在灰白色的樹下，
汝遙聽風聲呼號，
看上方有無語的雲霓，
牠爲那霧蓋所罩；

那下方有死去的林野，
如濯過般的已經剪伐；——
汝爲冬所圍，汝在冬之中，
汝之心已冷而凍。

忽然白屑霏霏下，
汝蹙眉而思沉，
可是樹上雪花片，
飛撒滿君身。

此非雪花片，
驚喜傾自知；
乃是香馥春花瓣，
將君戲弄復蒙蔽。

這是甜蜜之幻戲！
五月變來冬變去，
還有白雪化好花，
君心愛繫新物事。

2.

林中抽綠芽，
乍喜復乍驚；
太陽低低笑：
新春啲，歡迎！

新鶯兒，我已聽着
你笛聲般的慘悽，
你這漫長的音調，
謳歌那戀愛之篇什！

3.

春夜之美眼，
慰藉視下方：
將君愛小減，
愛復將君揚。

甜蜜的妃洛梅莉，
坐在綠菩提樹上而歌唱；
將此歌強入我的靈魂，
這靈魂依然將牠放。

4.

我愛一枝花，不知是甚麼；
牠將我墮入了痛苦。
我尋一顆心，
看遍了花間之尊。

夕陽中，花自吐芬芳。
夜鶯自歌唱。
我尋一顆心，美如我一樣，
美如我心所跳蕩。

夜鶯所歌唱，
我知此美曲；
汝我皆如此，
痛苦與悲戚。

5.

五月今已至，
樹綠花又開，
玫瑰似的雲，
移過青天來。

黃鶯兒歌唱，
聲發自濃蔭之端，
小白羊跳躍，
在輕軟的綠苜蓿之間。

我不能躍與唱，
病臥在青草之上；
遠聞着聲響，
不知爲甚，總如夢。

6.

和靄的嬌聲，
輕撥着我的心情，
鳴着的春之短謳，
外出到遠方嗚呼。

外出鳴，到屋傍，
有花初放之地方。
君如見着薔薇花，
請君爲我致意牠。

7.

蝴蝶愛玫瑰，
飛舞繞千遍，
親親太陽光，
繞牠放金燦。

玫瑰愛伊誰？
阿儂甚願知。
是歌唱的夜鶯？
是靜悄的夜星？

我不知玫瑰愛伊誰：
我是愛你們：
蝴蝶，玫瑰，太陽光，
夜鶯，與夜星。

8.

樹兒響，
巢鳥唱——
這森林的樂隊中，
誰是樂隊長？

可是彼方的灰鶴，
點首頻頻永不斷？
或是他方的學究，
咕嚕咕嚕聲不休？

可是那莊嚴之鶴老，
不管牠是否在指揮，
當一切音樂合奏時，
伸着長腿咯咯叫？

否，在我自己的心上，
坐着森林樂隊長，
我感覺他打着拍子之音，
我想他就叫戀愛之神。

9.

“初唱是夜鶯，
吐音之聲，瞿谷瞿谷然！
當伊歌唱時，
遍地齊放綠草，蘋花，紫羅蘭。

“伊啄伊的胸腔，
流出鮮紅的血汁，
血中生出玫瑰樹，
歌出苦惱之歌唱。”

“我們林中所有的鳥兒，
從那傷處流出的血汁已停止，
當薔薇之曲漸消歇，
全林均已達安息。”

在櫟樹巢中的老雀，
牠與小雀常常講說，
這小雀在內也啾啾，
牠高踞在榮譽之所。

牠是一良好的主婦，
祇孵卵而不嫌氣，
這老雀給雛兒們，
到快樂的信仰之教訓。

10.

溫和的春夜，
花開露出來，
余心不留意，
依然將牠愛。

不知花叢中，
誰將我心迷戀住？
歌唱的夜鶯，
在百合花前向我啼訴。

11.

鐘聲高，痛苦迫，
哎！我的頭兒已失去！
春日有美麗的雙眼，
這雙眼依然與我心兒誓。

春日有美麗的雙眼，
利用新的欺騙將我心誘惑！
我相信夜鶯兒與薔薇花。
將深糾纏於此誓言。

哎，我渴慕我自己的眼淚，
愛之淚喲！是溫和的痛患，
我害怕這樣的渴慕，
到最終還依然是充滿。

哎，這可愛的甜的困苦，
哎，這可愛的苦的歡樂，
你又神聖般，苦痛般
潛入我這將癒的胸窩。

13.

碧色春之眼，
從草地而仰看，
這是可愛的堇花，
採來紮花環。

余採摘而思沉，
沉思兮四方，
入我心而嘆息，
夜鶯之高唱。

余所思兮爲伊唱，
鳴聲嘹而高；
我溫柔的祕密，
林中全知曉。

14.

當卿過余側，
卿衣觸余身，
余心何歡欣，
急欲追芳影。

卿復掉身來，
大眼將余視，
余心何驚狂，
幾欲隨卿去。

15.

亭亭湖中蓮，
夢樣仰天望，
月兒低致意，
用他疼愛光。

羞澀低小首，
依然就綠波——
俯視伊之足，
侶伴兮奈何。

16.

卿若有好眼，
視余之歌曲，
中有一美人，
徘徊來復去。

卿若有好耳，
能聞伊聲音，
嘆息歌與笑，
卿心兮哀鳴。

她用目光和字句，
如我般將卿誘上，
一個被愛的春之夢者，
卿將經林中而昏憊。

17.

是甚麼追逐你在這春之夜鄉？
你弄得這些花兒們個個發狂，
這堇花是驚恐！
這薔薇是羞而紅，
這水蓮是如死人之灰白，
牠們是戰慄，呆靜而嘆息！

哦，可愛的月兒，
這花兒是溫柔的系譜，
牠們是規矩，我來侵犯！
我知道牠們是在聽取，
當我爲熱烈的愛人沉醉時，
曾與彼方之星兒絮語。

18.

用卿碧色眼，
視余何愛憐，
夢幻般思沉，
使我默不言。

凝卿碧色眼，
余心思四方：——
碧色思海潮，
潤余心之腔。

19.

我的心又被強迫，
掃去那荒寂的煩悶，
依然這溫柔的心情，
被五月把我吸吞。

早與晚我又匆匆地
經過這常來的夾樹道，
窺看着每個草帽之下，
去把我的美人尋找。

又來在綠悠悠的河畔，
我依然站在橋邊，
她或者由此經過，
能遇着她媚人的眼波。

在瀑布的水聲中，
又聽着輕微的音波，
我的心知道這個，
白浪兒，牠說些甚麼。

又來迷人的道上，
夢夢然把我失掉，
叢樹林中的鳥兒，
將我這癡人嘲笑。

薔薇兒，牠吐出醉人的豔香，
不知牠能覺否，爲何而芬芳，
聽着夜鶯甜蜜的交響的歌絃，
不知牠能覺否，把我的靈魂糾纏。

我不知道這是甚麼道理，
這真是常使我們憤嫉！
薔薇與夜鶯也將靈感作僞，
但有時這作僞反覺有益。

21.

因爲我愛你，請毋怒！
所以我避開你的芳容，
你美如花開的般顏貌，
恰反襯我哭喪的面孔！

因爲我是真真地愛你，
我的面龐乃蒼白而清癯，
你已覺得我到底可厭，
請毋怒，我因此向你避去！

22.

余行花樹下，
身與花同放，
恍行夢境中，
一步一踉蹌。

在戀愛之酒的當前，
愛人喲，請你將我握緊，
若不然要拜倒於你的足尖，
花園中有多人在。

23.

月影兒飄搖蕩漾
在大海的狂潮怒浪中，
牠本身是靜悄與安全，
徘徊在碧天之窮。

愛人喲，卿行時
是平靜與安祥，
只有卿影在我心中搖撼，
因為我的心本在震蕩。

24.

神聖的同盟，
結住君心與儂心，
彼此勞相繫，
靈犀一點心心印。

飾在你的胸前，
是嬌嫩的玫瑰，
這是可憐的連盟者，
幾乎要把牠壓碎。

25.

告訴我，在從前誰發明鐘錶，
這時間的部分，秒與分。
乃是一可憐之凍人，
他在冬夜枯坐而思沉，
小鼠子悄悄尖聲，
木蠹兒規律地啄啄而鳴。

告訴我，在從前誰發明接吻，
乃是一幸福的熱唇。
祇相吻而不思沉，
在美麗的五月之春，
好花兒脫土而生，
太陽笑，鳥兒鳴。

26.

這紫羅蘭是何等芬芳地呼吸，
這星子是如像金色蜜蜂之羣集，
這非常閃耀的輝光，
在堇花碧色的天上。

從黑暗的栗林之間，
這村莊放出牠白色的光綫，
我聽着玻璃的門音響，
與乎可愛之聲的密談。

親切的戰顫，甜蜜的心躍，
恐懼而溫柔的擁抱。
初開的薔薇靜聽，
夜鶯兒唱出歌聲。

27.

這不是同樣的夢境，
曾來自幸福之夢幻？
這不是同樣的樹兒，
好花，香唇與媚眼？

這不是穿過葉兒的月光，
在我們溪畔的亭上？
靜立在過道前的戍人，
這不是那大理石神像？

哎，我知道這親的幻夢，
牠已是完全變動，
好似披上了一件冷的雪衣，
圍罩着樹兒和心兒；

我們自己也是完全變冷，
已把我們現在溫柔的感覺
與乎心兒和心兒溫柔地相壓，
都一切忘去與逃脫。

28.

蜜吻，是從黑暗之中偷來，
但又從黑暗中放回，
這蜜吻把你的靈魂暢快，
若是她要來和你相愛。

這靈魂同時在思索，
是推測或是回憶，
有時是從未來之日得來，
但有時又是過去之日。

這許多的思索，都是疑懼，
當人們接吻時，
哀泣嚟，可愛的靈魂，
因為哭泣是多麼容易！

29.

昔有一老王，
心重鬢髮蒼，
可憐王雖老，
猶納青春娘。

有一美侍童，
髮美心輕柔，
身衣絲織裳，
王妃親所授。

你知否此舊時之小曲，
牠感人何甜蜜！牠感人何陰鬱！
因為他們是非常熱愛，
所以要雙雙情死。

30.

在花一般的回憶裏，
這畫影久已長消逝，
不知何物在卿聲，
使我深深感不禁。

請莫言，卿愛我，
我知世間最美物，
春日與愛情，
亦將零落嘆物無！

卿愛我，請莫言，
靜笑接吻祇盡歡，
明日赴卿處，
凋殘薔薇給卿看！

31.

月光沐着的菩提花，
噴出牠的清芬，
夜鶯兒的歌調，
充滿碧空與濃蔭。

愛人喲，莫去理他，
請坐在菩提樹下，
當黃金般的月光，
從樹葉之隙耀晃。

卿微笑，已經失去
在遠去的渴慕的夢境，
告訴我，我的愛人，
甚麼願望發出自卿心？

哎，我親愛的愛人，
我將向卿剖一言，
我願那料峭的北風，
忽送來白色的雪片。

我們披上溫暖的皮衣，
坐在彩色裝飾的橇車之上，
鈴兒響，鞭兒舞，
向着那江河平野而滑撞。

經過這在月光中的森林，
我正看見妖魔們在賽馬，
你們的角兒，我聽來在響鳴；
你們的鈴兒，我聽來是聲大。

你們的白色的小馬，
托着黃金的鹿角，迅速地飛跑，
好像那野的鵠鳥，
從空中御風來到。

這皇后她向我點首微笑，
在她乘着馬經過時，
是否這是我的新愛發生，
或者就是死的意義。

33.

晨間送卿紫羅蘭，
是我清晨採自林間；
晚間持來薔薇花，
余所摘兮來自晚霞。

卿知否，這美麗的花兒，
牠將比喻的話兒告訴你？
卿應對我忠心在白晝，
但是我情願你是在夜裏。

34.

信爲卿所書，
使余心不傷，
卿雖不我愛，
且喜卿信長。

窄窄十二行，
溫柔小稿紙，
人在離別間，
寫固不詳細。

35.

請勿慮，我將我的愛
在塵世間洩漏全部，
當我的口，或把卿的美點，
從隱喻間流露。

在一個花樹林之下，
那個熱灼的祕密，
那個深深的祕密的熱灼，
放在那靜祕的帽裏。

請勿慮，從薔薇處
發出這可驚訝的火花星星！
這世界不相信在熱情之上，
牠祇拿來給與吟詩之人。

36.

春日，牠將我扣鳴，
不論夜晚與白天，
好是個綠色的回聲，
牠能闖入我的夢間。

如童話般甜蜜，歌唱的鳥兒，
笛聲般的清音，輕輕地透過碧空，
溫柔地扶搖上昇，
來自紫羅蘭花之香叢。

還有那開紅花的薔薇，
牠有那天真樣，
和黃金般的榮譽，
如天使的頭兒，在歷史館內的畫上。

我自己也好像
一個夜鶯而歌唱，
這薔薇是我的愛人，
我夢然唱出奇異的聲音。

一直到日光把我搖醒，
也許這親切的騷擾，
是那些旁的夜鶯，
在我的牕前羣噪。

37.

有金光小足的星子，
在上方緩行而憂戚，
不把那地球搖醒，
牠睡在夜神之膝。

靜聽那默然的森林，
每葉上有個綠耳，
這山峯是夢一般的，
伸出牠臂膊的影子。

在彼處呼喚甚麼？
這回聲闖入我的心窩，
是否是愛人之聲音，
或僅是夜鶯之歌？

38.

嚴肅的春日，
牠夢境是如此傷懷。
好花傷搖落，
鶯聲中激出祕密的悲哀。

卿休笑。我美麗的愛人，
休發出清越的歡笑聲，
愛人喲，請卿哀涕，
愛向卿卿淚臉親。

39.

我已經又在旅行，
我內心是何等歡快，
我已經又在旅行——
卿知否，願與卿長在！

車輪響，震橋梁，
河水濁兮泱泱。
我與幸福又分離，
我內心是何等歡喜。

空中羣星相追逐，
牠們是爲我痛苦而逃去——
再見，我的愛人，在遠方
想卿時，我依然心花怒放。

40.

這親切的願望，繁華，
又依然凋謝。
花開與花落，
關心直到入墳墓。

我知道，我所有的
情愛和願望都已擾濁，
我的心如此的機敏，
所以我胸中有血流出。

41.

在上方像一個老人的面容，
認識牠就是青天；
織成一個圓紅的單眼，
來自灰色的雲髮之中。

牠俯視到地球之上，
在人類的情感之間，
是應要花落與花謝
是應要愛衰與歌殘！

42.

不適意的思想，在冰冷的中心圍繞，
我激怒地旅行，經過這冰冷的世界。
這秋日已去，祇剩下潮濕的霧罩，
包圍着死去的地界。

風聲嘯，往來吹，
紅葉落從枝上飛，
禿田煙濛林嘆息，
更壞天氣雨霏霏。

43.

晚秋霧，涼涼夢，
山與谷，遍凝凍。
狂風掃去枝頭葉，
看來恍如禿髮之妖孽。

僅有一個悲哀而沉默的，
唯一的沒有脫葉的樹，
牠搖着牠的綠色之頭，
浸潤着悲哀之淚。

哎！我的心同樣地恐懼，
如彼處我看見的綠樹，
夏日的綠色是卿之情影，
你可愛的美麗婦人。

44.

星期間，每日都是灰色天，
這城市也還是一模一樣，
永遠還是纖弱的，慘悽的，
在愛爾伯河中耀漾。

長的鼻子，還是無聊的
將要發出牠鼻息的鼾聲，
還是潛伏着牠的偽善，
或者是矯飾着驕傲的自尊。

美麗的南國！
我尊崇你的神和天，
在這人生的轉向，
和這樣天氣的再見。

譯 後

海涅 Heine 這個人，在中國文藝界中，已經是個熟面孔了。雖然翻譯他的作品，還祇有一些零碎的小詩，和一部旅行記，至於整卷的譯詩，恐怕這算是很少有的一部罷？

我譯這卷詩的動機，是在從前留學德國的時候。偶然讀讀海涅的詩，便爲他美麗的詞句，和熱熾的情感所誘惑，使我愛不釋手地讀下去。他那種低徊委婉的情調，和流水鳥聲般的音節，尤其是字句的構造，可算極盡藝術的能事了。那些顆顆珠玉般的小詩，讀起來真是像打在我的心坎上一樣，使我感着一種莫可言狀的愉快，比我從前讀中國古樂府，覺得是另具一個世界。因爲我這樣地傾倒的原故，有時高興起來，就零碎譯了一些，直到現在，纔

把全卷譯完。

在現在革命文學運動高漲的時候，我從浪漫園中摘一朵奇醜出來，獻給諸君之前，恐怕有點不識時務吧？但是我有幾點理由，申訴出來。中國新文學運動，雖有將近十年的歷史，然而牠的收穫太歉，最大的原因是由於青年作家，大半不能直接去讀西洋文學的名著。況且國內又沒有多量的譯品供給出來，所以形成文壇的寂寞和貧乏。因此，我們當努力多翻譯西洋的名著，不管他是古代的，或是近代的，使大家能有欣賞外國文學的機會，並且可以拿來作為培養藝術之資料。過去的文學，代表過去的思想。我們讀他們的作品的時候，祇要明白時代的背景，祇欣賞他們藝術的高妙，那嗎，對於現代的想想，就絲毫不生影響了。

這卷詩，是海涅第二部詩集“新詩集”的第一卷，以後還想把他第一集“歌之書”裏面最有名的“還鄉集”譯出來，此外尚有海涅晚年的詩集，是代表革命思想，及同情無產階級的詩歌的，我也想把牠譯出來作為革命詩歌的範本。

翻譯文學作品，是一件最困難的工作，尤其是詩歌，很難達到原文美妙的字句和音調。因為原文太好的原故，譯成外國文時總是減香減色，又因中西文字的差別太大的原故，我就譯成這樣一卷呆笨而少活氣的畸形物，雖然我是用全力來工作的。

詩歌的表現，是主空靈的。往往有時捉不住詞句中具體的意義，常會使人誤解。這一卷的譯詩，自然也不能盡無錯誤之點。讀者若肯舉發出來，使我能得到修正的機會，那就不

譯

後

勝感激之至了。

20.5.1928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2944B

人	51
冊	
冊	

上海圖書館
藏書
0.40

1608

上海圖書